

宋本註記東宋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十二冊

宋本周禮鄭註十二卷六冊一函

宋本儀禮鄭註十七卷十二冊二函

宋本禮記鄭註二十卷六冊一函

宋本文公家禮五卷附錄一卷三冊一函

宋本大戴禮記十三卷四冊

王紹曾 崔國光等 整理訂補

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

[下]

齊魯書社

宋本詳註東宋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十二冊

王紹曾 崔國光等 整理訂補

訂補

海源閣書目五種

顧廷龍題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王紹曾 崔國光等 整理
訂補．—濟南：齊魯書社，2002
ISBN 7—5333—1025—X

I. 訂... II. 王... III. 私人藏書—圖書目錄—中
國—清代 IV. Z84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98482 號

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

王紹曾 崔國光等 整理訂補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地址：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編：250001)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49.875 印張 22 插頁 1206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7—5333—1025—X
G·98 (上、下冊) 定價：150.00 元

海源閣書目不分卷

〔清〕楊紹和撰

〔清〕楊保彝增補

崔國光整理訂補

王紹曾校訂

海源閣書目補遺一卷

崔國光纂

王紹曾校訂

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 四角號碼書名索引

王佩玲 張 雷 編
賈秀麗 王曉鳴

《海源閣書目》整理訂補緣起

《海源閣書目》六冊，原未分卷，亦未著撰人姓名，聊城楊氏海源閣鈔本，每冊均有清廣西龍繼棟題簽，一九五七年為楊敬夫向山東省文化部門捐贈有關海源閣歷史文物之一，現存山東省圖書館。此次整理，即據山東省圖書館所藏楊氏海源閣鈔本過錄。

先是，鳳阿晚年無子，恐身後族人爭產，累及藏書，援吳縣潘氏攀古樓成例，於清宣統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開列書目，及金石、書畫、祭田、房產、糧田等項，呈請歸入其祖父祠堂，子孫世守，毋許外人干預。於同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遞由東昌府轉詳山東提學使羅正鈞，咨部存案。同時聊城縣亦以此意，出示保護。其書目、地冊等，亦均呈轉各機關，分別蓋印，發還楊氏。其附開書目中，除《宋元本書目》（案：即《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一冊外，復有《海源閣書目》六冊，鈐有「東昌府印」滿漢朱文大印。書內夾有簽條，計經、史、子、集四部，書三千二百三十六部，二十萬八千三百卷有奇。王獻唐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奉命前往聊城楊氏海源閣清查劫後情況時，曾於楊氏後宅獲覩是書，匪亂中幸未損失。至《宋元本書目》，當時王獻唐曾詢問楊氏家人，謂已佚失，或云帶存津門。一九三一年王獻唐始於濟南市肆購得清鈔底本，可見已非敬夫所保存。《海源閣書目》、《宋元本書目》不同之處，《海源閣書目》係所謂普通版本，而《宋元本書目》則均屬宋元校鈔。近年來山東省圖書館又將《海源閣書目》著錄之書，重行核實，計著錄三千四百十六部，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三卷，其中

宋本三（一種實係明刻），元本十三，明本五百九十一，校本十九，鈔本一百六十六。其餘均為清刻本。因知《海源閣書目》著錄之書，清刻本約居五分之四弱，元、明、校鈔居五分之一強。其明清刻本，類皆精刊精印。彼之所謂普通版本，以今視之，均將視為善本，未可因楊氏所分而加以軒輊也。

考《海源閣書目》始編於楊總卿。總卿於《楹書隅錄·自序》中云：「癸亥甲子間（清同治二年至三年），紹和里居，撰《海源閣書目》成，復取宋元各本記其行式、印章、評跋，管窺所及，間附數語。」可見《海源閣書目》成書於前，《楹書隅錄》成書於後。總卿在《隅錄》中一再提及《海源閣書目》，如卷三《證類本草》云：「予齋亦有元大德本，較此為遜，已入《海源閣書目》中，未登是編。」又如卷四元本《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云：「予藏明代覆本，別人《海源閣書目》中。」總卿視《海源閣書目》為普通書目，極為明顯。現存《海源閣書目》，總卿在《隅錄》中所云大德本《證類本草》及明本《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均在其中。因知《海源閣書目》，實為總卿所撰，復經鳳阿增補。總卿卒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書目中著錄光緒間刻本，如《二程全書》，光緒十八年傳經堂刻本，謝文洊《謝程山全書》，光緒十八年謝鏞刻本，清張英《篤素堂文集》，光緒六年張紹文刻本。諸如此類，肯定為鳳阿所增補。即光緒以前所刻之書（包括明刻校鈔在內）為鳳阿所續得者，恐亦不在少數。此亦猶《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先有總卿《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鳳阿復擴而充之。因知楊氏祖孫三代，至堂、總卿創業於前，鳳阿於後復有所增益。創業固難，後繼之功，亦非易事。再就龍繼棟題簽觀之，亦必應總卿所請。龍繼棟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官戶部額外主事，龍博涉群籍，喜馳聘文詞，通小學，工篆隸，當時惠陵復土，翰林院檄其恭篆冊寶，士林引為殊榮。

（見繆荃孫《前戶部候補主事龍君墓志銘》載《碑傳集三編》）總卿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成進士，入翰林，擢右贊善，《海源閣書目》成書於同治二年至三年，既入翰林，當與龍繼棟相交往，求龍為書目題簽自屬意料中事。可見總卿對《海源閣書目》之重視。

《海源閣書目》著錄之書，原藏楊氏後宅，一九二九年第一次匪劫，尚未波及。一九三〇年第二次匪劫，未能幸免。事後由鳳阿嗣子敬夫委管事鄧華亭點檢，收拾劫餘，共裝五十餘箱，運濟南經二路緯一路東興里寓所保存。時山東省立圖書館長王獻唐撰《海源閣藏書之損失與善後處置》，向敬夫提出三項建議，冀敬夫一轉其從前固守之眼光，作利己利人永遠保藏之處置。勉敬夫為曹倦圃，為周林汲，說之以道義，陳之以利害。所謂三項建議者，一為委托山東省立圖書館代為保藏，二為半捐半賣，三為平價收買。三項條件，任其選擇。惜敬夫不為所動，且嚴詞拒絕。王氏滿腔熱情，終成泡影。一九四一年，濟南東興里房屋出售，敬夫又將東興里存書運往北京宣武門內親戚家中。敬夫岳父勞之常欲以三百萬元聯合儲備銀行偽鈔售與日本人，敬夫不之許。嗣於一九四四年由濟南辛鑄九、苗蘭亭、張蔚齋諸先生集資偽儲備券三百萬元，由辛鑄九與勞之常達成協議，購藏濟南道德總會，抗日戰爭勝利後，捐贈山東省立圖書館，一九四八年始辦理交接手續。此實為山東省圖書館設立海源閣專藏之由來也。檢以《海源閣書目》大抵吻合。近年經山東省圖書館整理，共計二千二百四十三部，其中屬《海源閣書目》著錄者一千九百十七部，目外書三百二十二部，目內書、目外書相加，共計二千二百三十九部，與山東省圖書館清理總數二千二百四十三部相較尚缺四部，而《山東省圖書館藏海源閣書目》著錄二千一百六十三部，除去齊魯大學撥交影宋精鈔顧、黃題跋《戰國策》一部外，應尚有待補之書八十一部，目內書若以版本分，凡元本二，明本三百六十八，稿本三，校本十九，鈔本七

十九，其餘則均係清本。目外書凡元刻明修本一，明本五十九，校本四，稿本五，鈔本十一，其餘均係清刻本。間有民國刻本。此次整理，目外書均輯入《海源閣書目補遺》一卷。凡《海源閣書目》著錄之書，編次一遵原書；現存山東省圖書館，或閒存北京圖書館及其他館者，均於書目中加注「魯圖」、「北圖」等字樣。原書目僅著錄書名、卷數、冊數，凡有撰人及版本可考，或著錄卷數歧異者，均用方括弧加注。叢書、叢編版本、子目如與《中國叢書綜錄》相同者，均加注子目同《叢綜》某某頁，不再臚列。如遇殘存者，則加注存若干種，并列子目於後。同書同一版本有若干複本者，蓋與冊數後加注若干部，不再重複注錄。書中如有收藏印記，均逐一逐錄。庶幾使海源遺書，知其授受源流。

然余不能無疑焉。鳳阿於《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題識中明言：「茲編著錄宋金元各本，皆官私精槧，首尾完具善本也。明槧唐五代、宋、元各家專集，則皆當時初刻初印。校鈔各本，均係元明以來泊國初各家所藏，或校勘精審，或影寫精良，多屬四庫所未收，采遺所未見者，編次不同，卷目各異，所謂海內孤本也。至如版刻較近，鈔胥弗精，為世間經見之書，則輯入《海源閣總目》，此編概不登錄焉。」意者鳳阿所稱《海源閣總目》，亦即《海源閣書目》，其為普通版本書目，應無疑義，但宋本《脈經》十卷（實系明刻），既收入《隅錄》卷三，是楊氏視為真宋本，何以又入《海源閣書目》？宋本《本草衍義》三十卷，若係宋淳熙十二年江西轉運司刻慶元三年重修本，又何以入《海源閣書目》？而宋本《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一卷，經北圖鑒定為宋嘉定四年劉甲刻本，實為宋刻中至精之本，又何以視為普通版本？總卿以元大德本《證類本草》較宋本《證類本草》為遜，故將元大德本人《海源閣書目》，然元本《重刻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五十卷，鳳阿已將其收入《海源閣宋元秘

本書目》，何以又列入《海源閣書目》？元大德本《筠溪牧潛集》七卷，有楊紹和跋，《隅錄》卷五著錄，鳳阿收入《海源閣書目》時，在《筠溪牧潛集》書名上冠以「人宋存」三字，是明明視元本如同宋本，《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亦加著錄，明本《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書名上冠以「入小樓」字樣，可見與普通明本不同。然又何以將此二書列入普通版本？凡此之類，皆說明審定版本，界限不清，亦且自亂體例。余嘗以《海源閣書目》與《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核對，《海源閣書目》著錄之書，見於《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者，以集部為例，尚有二十五種。其中校本如校舊鈔本《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舊鈔本如《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竹溪廬齋十一藁續集》三十卷，《玉楮詩稿》八卷，《演山先生集》六十卷，《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近光集》三卷，《龜巢稿》十七卷，《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不繫舟漁集》十六卷，《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靜修先生文集》十卷，《范德機詩集》七卷，《拱和詩集》一卷。鈔本如《廣陵集》二十卷，《拾遺》一卷。明本如《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雙溪文集》十七卷，《屏山集》二十卷，《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崔清獻公全錄》十卷，《淵穎先生文集》十二卷，《青陽先生文集》六卷，《吳文正公文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以上諸書，鳳阿既認為屬於宋元秘本，而又見於《海源閣書目》，則楊氏所謂普通版本者，其界義安在？

竊以為楊氏所謂普通版本，除部分清刻本外，所收元明刻本與《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本無嚴格界限。即《楹書隅錄》中亦未嘗不收明本，著錄校本、鈔本尤多。今以《海源閣書目》中所收元本、明本、校本、鈔本觀之，與《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相較，並無多讓。元本如《楚辭辯證》二卷，《後語》二卷，《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遺文》一卷，均為難得之本。明本中尤多嘉靖以

前刻本，如明本《水經》三卷，明世德堂本《六子書》六十卷，明袁氏佳趣堂本《金聲玉振集》五十種六十卷，明桂坡館刻本《初學記》三十卷（三部），明本《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明本《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六十五卷，《別集》二十五卷，明本《藝文類聚》一百卷（四部），明本《楚辭集註》八卷，明本《楚辭章句》十七卷，明本《蔡中郎文集》十卷，明本《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明本《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二十五卷，明王氏善敬書堂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遺文》一卷，明本《韓柳文》一百卷，明本《皮日休文藪》十卷，明本《元豐類稿》五十卷，明本《豫章黃先生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明重刻宋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明本《司馬溫公集略》三十一卷，明本《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明本《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明本《雪窗先生文集》二卷，明本《潞公文集》四十卷，明本《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明本《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明重刻宋廣都本《六家文選》六十卷，明本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以上諸書，有刻自洪武、成化、弘治者，有刻自正德、嘉靖者，在明刻中均為稀見。其他嘉靖以後刻本，則比比皆是。明刻本有足稱道者，洪武二十八年與耕書堂刻本元程鉅夫《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且有清康綸鈞、楊紹和跋，其重視不難想見。在明重刻本中，以毛氏汲古閣本為上乘。《海源閣書目》著錄者，有《津逮秘書》一百四十一種七百五十卷，《楚辭章句》十七卷，《薛許昌詩集》十卷，《皇甫持正集》六卷，《渭南文集》五十卷，《劍南詩略》八十五卷，《放翁逸稿》二卷，《文選》六十卷，《樂府詩集》一百十卷，《松陵集》十卷，《元人文集》十種六十一卷，《唐人選唐詩》八種二十三卷。以上毛刻，大抵初刻初印，而《屈陶合刻》十六卷，為毛氏綠君亭刻本，尤為難得。在明本中尚有銅活字印本多種，如明弘治十五年錫山華理銅活字印本《渭

南文集》五十二卷，蘭雪堂銅活字印本《蔡中郎文集》十卷，均不失為稀見之本。在校本中，如《惠半農先生評本墨子》十六卷，清黃丕烈臨惠士奇批校並跋，彌足珍貴。又如清張敦仁批校《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清李兆洛過錄何焯批校《李義山詩箋註》十六卷，較為重要。在鈔本中，有明鈔《六嶽登倫志》、《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清鈔本則無法毛舉。如錢氏萃古齋鈔本《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何焯鈔本《金石錄》三十卷，朱緒曾鈔本《曹子建集》十卷，均為名家鈔本。在清鈔本中，有《秦邊紀略》、《西睡今略》、《防海贅言》等多種，均有關邊防海防，公私簿錄，極少著錄。其中楊氏海源閣鈔本，如《歷科甲第錄》（道光壬午恩科至丁未科）無卷數，《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震川先生評選歐陽文忠公文鈔》無卷數，清方履錢《萬善花室文稿》四卷，清楊芳燦《鐵堂詩存》三卷，均極難得。而東郡楊氏厚遺堂鈔本《居士集》不分卷，則為至堂之父炳南所手鈔，足證楊氏祖孫四代不獨善於購書刻書，亦且勤於鈔書。前輩遺型，令人欽遲。至清刻本，多數刻於康雍乾嘉，即道咸間所刻者，亦均精刻精印，堪稱善本，未可因楊氏視為普通版本而忽之也。

此次整理，於《海源閣書目》中發現，尚有楊氏海源閣刻本多種，如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二十卷，清鮑星輯評《賦則》四卷（《爾雅義疏》與胡珏合刻），《六藝堂詩禮七編》十六卷，均為《海源閣叢書》以外之書，設非《海源閣書目》著錄，將無由考見其刊刻源流。《海源閣書目》有足稱道者，集部詞曲類，一反《四庫全書總目》不錄曲文之陳規，著錄《明本新校注古本西廂記》五卷，懷永堂刻中箱本《繪像第六才子書》八卷，清乾隆六年映雪堂刻本《牡丹亭還魂記》二卷，清康熙刻本《桃花扇傳奇》六卷，清道光十五年刻本《紅樓傳奇》八卷，在晚清書目中頗為罕見。《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小序，因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俱入經籍類中，以為「全失論撰之體

裁，不可訓也」。然則總卿、鳳阿步王圻之後塵，其識見遠出四庫館臣之上矣。然《海源閣書目》在類例上亦不能無誤，如以《船山遺書》、《亭林遺書》、《西河全集》、《望溪先生全集》、《戴氏遺書》、《崔東壁遺書》、《經韻樓叢書》、《授堂遺書》等均入於集部別集，以致自著叢書與別集不分。此雖小疵不足以掩大醇，亦千慮之一失耳。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江陰王紹曾識

二〇〇〇年五月一日重訂

《海源閣書目》整理訂補凡例

一、《海源閣書目》以山東省圖書館所藏楊氏鈔本為底本，類目、編次一仍其舊。

二、《海源閣書目》原著錄較為簡易，僅有書名、卷數、冊數。除宋本、元本、明鈔本、鈔本、舊鈔本、明鈔本、聚珍本、汲古閣本等在書名上冠以版本名稱外，多數清刻本均未加注版本。即宋本、元本、明本亦過於籠統。此次整理，凡著錄之書為山東省圖書館或其他圖書館收藏者，均根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書及其他圖書館著錄，用「」加注著者及版本名稱，並於冊數下加注「魯圖」或「北圖」等字樣。其他著錄之書，未見原書或收藏單位者，則根據常見書目，一併用「」加注著者及版本名稱。雖未必完全正確無誤，然用備參考，則未嘗不可。叢書、叢編如原列子目與《中國叢書綜錄》相同者，概行刪去，並於書名後加注：子目同《叢綜》某某頁。如係殘本，則加注：存若干種、若干卷，並開列存書子目。原書目著錄複本，如書名、卷數、版本、冊數相同者則於冊數下加注若干部，不再重複著錄。

三、凡為山東省圖書館收藏之書，書上鈐有各家收藏印記者，均逐一逐錄，以考見授受源流。

四、地方志原目未標明修志時間者，概於書名上冠以「康熙」、「乾隆」等字樣。

五、原目著錄之書，如為《隅錄》、《續編》及《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收錄者，均加按語注明。

六、凡現存山東省圖書館、非《海源閣書目》著錄之書，輯為《補遺》，附於書目之後。《補遺》

類目名稱、編次部類歸屬，概仍《海源閣書目》體例，不予變更，以便與《海源閣書目》相銜接。

七、書目原無統計數字，王獻唐於《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所云《海源閣書目》著錄「經史子集四部書三千二百三十六部，二十萬八千三百卷有奇」，係據書目中所夾浮簽云然，浮簽係何人所加，不得而知。此次整理，經史子集四部均重行統計核實，於數字上加「」標明，經史子集四部總數，先據浮簽數字標注，然後用「」加注重新統計總數，以示區別。

海源閣書目

海源閣書目

七七七

海源閣書目

經部

經總類

明萬曆監本十三經註疏〔三百三十五卷 明萬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北京國子監刻本〕 一百二十冊

〔魯圖〕

〔存九種二百八十一卷〕

〔尚書註疏二十卷 題漢孔安國傳 唐孔穎達疏 唐陸德明音義 萬曆十五年刻〕

〔毛詩註疏二十卷 漢毛亨傳 漢鄭玄箋 唐孔穎達疏 唐陸德明音義 萬曆十七年刻〕

〔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唐陸德明音義 萬曆二十一年刻〕

〔儀禮註疏十七卷 漢鄭玄注 唐賈公彥疏 唐陸德明音義 萬曆二十一年刻〕